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影，譯名是「二十五小時」，描述一個質樸的農夫，無緣無故的坐了牢，吃了苦；又無緣無故的隨着人逃難，又再次坐牢；一下又變成納粹的純雅之神，為了一時的興趣，對落在他手裏的人們，盡情播弄，使每一個人，都過着不是合理思維可以解釋的如夢如幻的生活。那個質樸農夫的一生，正具體而深刻地描出了這種情境。

引起我上述感想的是烏干達英籍亞洲人的命運。因地理的關係，亞洲人從印度洋沿岸進入到非洲，已經有很早的歷史。但以相當大的集體規模的移入，則係一

被安排的人也完全莫名其妙。好似真有一個巨大的命運之神，為了一時的興趣，對落在他手裏的人們，盡情播弄，使每一個人，都過着不是合理思維可以解釋的如夢如幻的生活。那個質樸農夫的一生，正具體而深刻地描出了這種情境。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影，譯名是「二十五小時」，描述一個質樸的農夫，無緣無故的坐了牢，吃了苦；又無緣無故的隨着人逃難，又再次坐牢；一下又變成納粹的純雅之神，為了一時的興趣，對落在他手裏的人們，盡情播弄，使每一個人，都過着不是合理思維可以解釋的如夢如幻的生活。那個質樸農夫的一生，正具體而深刻地描出了這種情境。

引起我上述感想的是烏干達英籍亞洲人的命運。

因地理的關係，亞洲人從印度洋沿岸進入到非洲，已經有很早的歷史。但以相當大的集體規模的移入，則係一

被安排的人也完全莫名其妙。好似真有一個巨大的命運之神，為了一時的興趣，對落在他手裏的人們，盡情播弄，使每一個人，都過着不是合理思維可以解釋的如夢如幻的生活。那個質樸農夫的一生，正具體而深刻地描出了這種情境。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影，譯名是「二十五小時」，描述

九〇二年英國建立由烏干達首都通到面對印度洋的克尼阿的蒙巴薩港鐵路的時候，運了三萬五千人的印度勞工，從事架設工作。這批勞工的絕對多數，留在當地，生兒育女，再加以繼續的遷移，在東非便有了總數約三十一萬的亞洲人。分布在烏干達的約有五萬人。鐵路是殖民主義者的侵略的工具，也是文明流進黑暗大陸的橋樑。築路的工人不是殖民主義者。他們以勞力完成這種工作，取得自己的生存，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合理的。

這批亞洲人，因為知識較本地土人為高，在過去，扣

任政府的官吏、教員、律師、醫師等專門職業。因為很早

便禁止他們保有土地，便都從事於商業。集中了土地以

外的財富。如以烏干達為例，在它的首都大街的建築物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便歸這些亞洲人所有。形成經濟上的絕

對優勢。同時人類有共同的弱點，這批亞洲人也不例外。

商業本是帶有欺詐性的；這批亞洲人對於愚昧的土人，

的生存，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合理的。

這批亞洲人，因為知識較本地土人為高









